



第十二屆香港文學節——「致青春」中文徵文比賽

中學組優異獎

〈致·青春〉

九龍真光中學

葉紫婷

第一次看見青春是在舊家的露台。

雨下得斷斷續續的，天幕籠罩着一層灰藍，是一個濛濛的雨夜。她用手背擦拭着臉龐上的淚水，甫擦完，更多的雨滴卻從眼角缺堤而出。沒有激烈的爭吵聲，就像他們一向相處的模樣，冷淡的、陌生的，但墨水筆在紙上揮動的聲音卻如此大，如此轟烈，青春的心一下子碎滿一地。她想起父親留下的一句「再見！」，那無情的聲線，彷彿擊碎了親手築起的家，那脆弱的家，雨一下，便倒塌了。淚水埋在微雨中，雨是她斷掉的心弦，一絲絲，輕輕的掉到石板街的行人道上，沒有人察覺。她喘着氣，想平穩自己的呼吸聲，可是她不能，最後只好掩臉離開，撕心裂肺的，大哭一場。許多年後，我仍經常夢見這個情景。如果可以，真想走近她，輕輕的拍她的肩，說：「青春啊，要學習承受一些離別，我知道你的痛楚，但會過去的，慢慢，慢慢……」

自此以後，遇見青春的時候大多數都在學校。她長得嬌小，總是坐在課室的前排。托着頭，上課時不喜歡答問題，有時候轉着筆桿，思緒都轉到窗外去。一到小息，她卻變了另一個人似的。她吱吱喳喳，趕着和朋友分享在課堂上的突發奇想。有時候，她會偷偷藏起同學的功課，在課室東跑西跳，絲毫不掩飾自己的佻皮。班上總有她的伙伴，和她一起大聲笑鬧，會偶然作弄對方，也會為彼此送上窩心的巧克力。她笑起來左臉有一個橢圓的梨渦，淺淺的，長大後我就沒有再見過。我嘗試過走近她們，側耳而聽她們談論的內容。韓星？班上的八卦？無聊的笑話？我從沒有成功。又或許，我曾經聽過，只是我忘記了。

有些時候，青春也會哭，在樓梯的最高層，校園的角落。明明已經盡了力，為何成績還是一團糟？手持模擬試的成績單，她緊皺着眉頭，一邊遙望着高低起伏的石屎森林，邊想像自己的人生即將迷失在這一片的陰翳中。「喂，別哭了！模擬試而已，下一次更加努力便可以！」青春回過頭，望向那熟悉的臉龐。「可是……」「記得我們的夢想嗎？我們要一起努力，一起入大學，來，笑一個吧！」熟悉的她搭着青春的肩，給予最溫暖的安慰。青春抹去眼淚，用力地點頭，眼前的陰霾被內心的振作驅散。夕陽悄悄來到，微黃的陽光照射在那兩張少艾的臉龐上，一切都顯得更更有生氣。我彷彿聽到她們的內心，躊躇不定。在抉擇和前進，停留和後退的關口上，她們的世界將陷入迷惘。但我知道，有着彼此的肩膊，青春定會咬緊牙關，打倒那叫文憑試的巨人，覓到自己的方向。而我，多想再與那個她搭着肩，抹去眼淚，重新找回內心的勇氣。

升上大學之後，我和青春的距離便愈來愈遠。迎新營時，她和一羣只相識了數天的組員玩得高興，互相改綽號，忙着分享自己的經歷，掏心掏肺的。我看見她在合照時的笑顏，比着手勢，嘴角上揚的角度依舊，但我隱約察覺到，有些地方不同了。每逢十二月，她便把自己關在宿舍裏，日夜顛倒地與螢幕上的文字搏鬥。她會暗暗地後悔翹了一整個月的課，下定決心下一個學期出席率必定會達到八十巴仙。可是，當文字順利交到教授手中，她又重蹈覆轍，四年如是。還有還有，青春慶幸自己參加了宿舍舉辦的活動，認識了一班在交心與陌生之間遊走的朋友，還認識了他。結果，在大學的第二年，她的世界如蓋上一層粉紅薄紗，通往一個又一個未知、新奇的角落。假若我早點告訴她，他在她房間逗留後的隔天，在物理學院牽着另一個她，青春便不會失眠了整整一個月，眼睛的淚線再次乾透。

後來，青春的蹤影變得飄忽難測，她曾在離開大學校園時出現，在我感慨成長的速度時，默默站在我身邊，為我擦拭淚水，提醒着我某些離別是必然的；在我被上司責備時閃過了身影，像是給予我振作的勇氣，只是我要面對的不再是文憑試，而是漫長的人生路；有時候，她會在舊生聚會時露面，在說起讀書時捉弄某老師的趣事時，輕輕地掠過我的腦海。我捉摸不透，她的身影如夢似虛，但我打從心底感謝她從不離開，總會在混沌之際拉我一把。

偶然我會想起，是甚麼時候和青春失去聯絡？是將四方帽拋起的時候？遞交第一張入職申請表的一刻？還是收到印有中學同學名字的喜帖那一剎？我記不清楚了。那段歲月，會在特定的時刻，遇上特定的人事，「撲！」的一聲，在腦袋的電影院中一幕一幕地上演，如帶刺的氣球，在我的心瓣上滾動着。更多的時候，回憶像一口檸檬汁，酸中帶甜，讓我看清青春的面貌，把她收藏在心底，成為給自己取暖的地方，帶着離開她之後的成熟，振作起來。下班後，乘着巴士，搖搖晃晃，我在車窗中看見自己的倒影微牽起嘴角，左臉的橢圓梨渦清晰可見。

這一次，我和青春彷彿再相遇。

評語

呂永佳博士

文筆圓熟，細緻的感情在淡然的文字下含蓄婉轉。

徐焯賢先生

把青春當作「身外物」，若即若離的感覺，令人忍不住讀下去。